

## **PRESSECLIPPING 2014**

**Projekt: VITA AKTIVA - Hannah Arendts  
politisches Denk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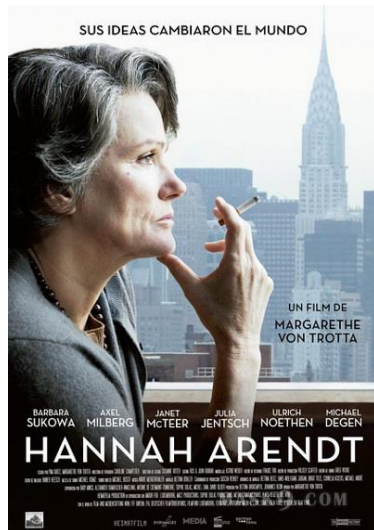
**Titel: Gespräch „VITA AKTIVA - Hannah Arendts politisches Denken“  
Eine Meldung**

对话“实践生活-汉娜·阿伦特的政治思考”

活动时间：2015年1月19日 周一 19:00

活动场馆：北京 Page One 书店

汉娜·阿伦特



电影《汉娜·阿伦特》海报

“政治的意义在于自由。”

“不进行思考的人类宛如梦游者。”

“没有人有权服从。”

“在暴君的统治下，行动比思考更容易。”

“和解是通往行动和自由的钥匙。”——汉娜·阿伦特

在今天的公共话语中，汉娜·阿伦特似乎比她生前更为重要。

1906年，汉娜·阿伦特在一个汉诺威的犹太家庭作为独生女出生。1924年，她开始在玛堡大学哲学系就读，师从著名哲学家尼古拉·哈特曼和马丁·海德格尔。学生的她曾与海德格尔有过一段恋情。1933年，她被迫离开了纳粹德国，途径法国，终于在1941年抵达美国。她流亡十几年，直至1951年才获得美国国籍。1950年至1974年间，她最重要的几部学术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实践生活》又译为（《积极生活》、《人的境况》）和《精神生活》出版。1975年，她在纽约逝世。

政治哲学是这位德裔美籍哲学家的研究重心。阿伦特在其理论著作中强调一个具有批判性的公共空间以及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作为个人，由于她经常对政治事务发表意见，她不仅在其反对者中，包括在她的朋友当中也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她的主要政治学作品当属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必读文本——《极权主义的起源》。《实践生活》是她的哲学代表作。

近两年，中国国内对于阿伦特著作的研究日益增多。阿伦特的著作《共和的危机》、《极权主义的起源》、《平庸之恶》的中文版出版或再版。在2013年上海电影节以及“中国首届德国电影节”期间展映的电影《汉娜·阿伦特》受到极大关注。在此背景下，歌德学院（中国）资助了由柏林政治学家沃尔夫冈·霍尔、贝恩德·海特尔和斯特凡妮·罗森姆勒合著的《阿伦特手册》的翻译工作，此书于2015年初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这本手册全面阐释了铸造汉娜·阿伦特思想的哲学、政治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该书除了作为阿伦特的生平传记外，也同时展示了时代风貌、阿伦特的重要著作以及各主要著作间的联系。汉娜·阿伦特作品的中心思想在该书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值此书中文版的出版，此书作者之一沃尔夫冈·霍尔(Wolfgang Heuer)应歌德学院（中国）的邀请于2015年1月访华。霍尔除了在柏林从事教学活动外，负责国际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网络杂志(hannaharendt.net)的编辑工作，该网络致力于促进国际上阿伦特政治思想研究的交流。

1月19日，沃尔夫冈·霍尔将与中国人民大学的阿伦特专家陈伟就阿伦特的生平、作品及其政治思想的影响展开讨论：今天，我们为什么阅读阿伦特？阿伦特对当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有什么意义？阿伦特的理论“积极生活”将在讨论中得到新的阐释。

陈伟至今已出版并翻译有关汉娜·阿伦特以及西方政治文学的多部著作。他为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德国埃朗根—纽伦堡大学访问学者，著有《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等。

嘉宾：沃尔夫冈·霍尔、陈伟

主持：王歌

电影《汉娜·阿伦特》

免费

咨询电话：010-82512909

场馆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路19号太古里南区2号楼1-2层

\*图文资料由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提供

**Link: [http://epaper.nandu.com/epaper/C/html/2015-01/21/content\\_3378349.htm?div=-1](http://epaper.nandu.com/epaper/C/html/2015-01/21/content_3378349.htm?div=-1)**

**Titel: Hannah Arendt: Die Politik entsteht nicht an dem Schreibtisch.  
Wolfgang Heuer, einer der Herausgeber des „Arendt-Handbuchs“ besuchte China**

汉娜·阿伦特：政治不产生在书桌前

《阿伦特手册》主编之一沃尔夫冈·霍尔访华

**Zitat:** Am Abend des 19. Januars fand das chinesisch-deutsche Gespräch „VITA AKTIVA – Hannah Arendts politisches Denken“ statt. Die Veranstaltung wurde vom Goethe-Institut China und der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gemeinsam veranstaltet. [...] „Die Politik ist nicht nur brillante Gedanken, die an dem Schreibtisch entstehen“, sie ist die Lebensweise jedes berechtigten Bürgers.

1月19日晚，由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阿伦特手册》新书发布会暨中德对话“实践生活——汉娜·阿伦特的政治思考”在Page One书店举行。

南都讯 记者黄茜 发自北京 1月19日晚，由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阿伦特手册》新书发布会暨中德对话“实践生活——汉娜·阿伦特的政治思考”在Page One书店举行。

《阿伦特手册》主编之一沃尔夫冈·霍尔教授应歌德学院之邀访华，与中国人民大学陈伟教授一起出席对谈，就阿伦特的生平、作品和政治思想展开讨论。

### 一部全面了解阿伦特的工具书

近年来，汉娜·阿伦特的名字在学界炙手可热。她的几部重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实践生活》(又译《人的境况》)、《过去和未来之间》等接连在国内翻译出版。在2013年上海电影节以及“中国首届德国电影节”放映的电影《汉娜·阿伦特》亦受到极大关注。

在此基础上，歌德学院(中国)资助了由柏林政治学家沃尔夫冈·霍尔、贝恩德·海特和斯特凡妮·罗森姆勒共同主编的《阿伦特手册》的翻译工作。该书以工具书的体例，全面介绍阿伦特的作品，罗列其思想活动中的关键词，并阐释了阿伦特对后代哲学家的影响和对当今政治哲学议题的贡献。

“它像一个电话簿，按照阿伦特作品出版的先后顺序来排序。每部作品前面有一篇总结，后面还有一些思想关联，比如她提到的某些想法来自某位前辈哲学家或社会学家，或者来自同时期的某位政治学者。同时对阿伦特重新定义的概念按照字母顺序进行了梳理，尤其对一些成对概念加以区分，比如‘权力’和‘暴力’，‘劳动’与‘行为’、‘政治’与‘社会’等等。”沃尔夫冈·霍尔告诉南都记者。

“这本书的作者总共有三十多位，他们都是关于阿伦特的专家，这些人不仅来自德国，还来自英国、法国、巴西、西班牙、美国。”霍尔表示，《阿伦特手册》在德国出版后反响甚好，他的学生也非常喜欢，认为此书对了解和学习阿伦特起到了帮助作用。

人可以获得“第二次出生”

汉娜·阿伦特 1906 年出生于汉诺威的犹太家庭，1924 年开始在马堡大学哲学系就读，师从著名哲学家尼古拉·哈特曼和马丁·海德格尔。后来，海德格尔将她送到雅斯贝尔斯门下完成博士论文。1933 年，她被迫离开纳粹德国，途经法国，最终于 1941 年抵达美国。她流亡十几年，直至 1951 年才获得美国国籍。

犹太女性身份，以及蹉跎的时代命运，造就了汉娜·阿伦特这样一位出色的思想家。谈到汉娜·阿伦特在海德格尔处获得的思想资源，霍尔表示，在海德格尔那里，思考是一种有生命力的行为，他将这种思索模式传递给了自己的学生。针对古典哲学家“沉思”的传统，汉娜·阿伦特提出“积极生活”的概念，认为哲学家不应闭门造车，而应该作为公民，积极地思考与评论公共事务。

陈伟教授认为，汉娜·阿伦特的“公民”概念，和中国古谚里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略有相似之处。对阿伦特来说，人有两次出生，第一次是生理意义上的出生，参与政治生活、获得政治判断则是人的“第二次出生”。

纵观汉娜·阿伦特的一生和其学术著作，无论是救援从西班牙内战逃出的难民，还是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参与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或是她对教育、流行文化、新兴科技等当代现象的反思，都体现了她对“行为”的热爱：哲学家未必要以行动去“改变”什么，但他有责任对当代事务做出思考和判断。因此，“政治不是产生在书桌前的好思想”，政治是每个合格公民的生活方式。

对话

沃尔夫冈·霍尔：行动是思索的前提

南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阿伦特的？她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沃尔夫冈·霍尔：我在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研究汉娜·阿伦特。接触到阿伦特是出于偶然。当时，我受一家杂志委托，把一篇文章从法语翻译成德语。在这篇文章里，有一条引言出自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为了翻译的方便，我找来德文的原版。在读了阿伦特的德文原著之后，我感到非常讶异。在上世纪 80 年代，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汉娜·阿伦特。但是在 60 年代的时候，阿伦特的著作曾经引起过很大的轰动，特别是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时值上世纪 80 年代马克思主义遭遇了危机，特别是在左派的运动当中。我发现，阿伦特对很多概念的解读，和普遍意义上的、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解读是不一样的。

对我来说，阿伦特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她的写作风格是对话性的，不像社会学著作那样抽象，而是在对话当中来讲解她自己的观点。对读者来说，那是一种非常愉快的阅读体验和冒险。

南都：你在讲座里说到阿伦特对概念重新定义。她对“政治”这一概念的定义和经典哲学、政治学里的定义有何不同？

沃尔夫冈·霍尔：在传统当中，政治的概念被定义为一种权力斗争，或者是争取成为大多数的斗争。但在阿伦特那里，政治是在公共领域内的一种行动，而且这种行动本身对于个人世界观的养成有重要意义。公民要有自己的观点，也接受别人有其他不同的观点，这代表了一种多元化和多样性。阿伦特认为，不同的观点越多，我们的世界就越丰富。

在传统政治当中，社会的上层和下层有非常严格的区分，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阿伦特把社会的定义恢复到古老的希腊城邦政治的起源，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水平状态分布的结构，它不再通过少数的统治者来治理，而是由公民自发治理。阿伦特强调的是，在一个现代社会，公民要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南都：你在国际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网络杂志(hannarendt.net)担任编辑工作，请讲讲这个杂志的情况，它是怎样实现对阿伦特政治思想研究的分享和交流的？迄今为止发布了哪些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

沃尔夫冈·霍尔：这个网站是上世纪 90 年代我和几位同事一起创办的。当时我们发现，在各种各样的研讨会上，出现了愈来愈多关于阿伦特的文章。我们希望借助这个网站，让大家对于最新发布的关于阿伦特的报道有全面的了解。我们收集了很多国际研讨会或工作坊里发表的学术报告，注重它的原创性和在网络上的传播，希望能启发读者深入思考。这个杂志后来也出了纸质版。我们

的主导思想是要把它办成一本国际性的杂志。我们设立了十二个来自不同国家的联络人，他们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巴西等很多国家，全是阿伦特专家。在最理想的状态下，联络人要在网站或杂志上提供自己所在国家最新的关于阿伦特研究的出版物，提前通知将举办哪些跟阿伦特有关的研讨会……我们希望研究在不同的国家或政治背景当中，大家对于阿伦特的解读有什么不同的特质。

如今，我们已搜集了 2000 年以来所有重要国家关于阿伦特的论文和专著。其中有 50 多篇是来自中国的重要的关于阿伦特的文章。在此之前，杂志并没有中国的联络人。今天我和人民大学的学者陈伟谈了这个问题，邀请他来做中国的联络人。

南都：在阿伦特的《积极生活》(人的境况)一书里，提出了著名的“行动理论”。你觉得当代的政治哲学家应该如何平衡思考和行动这两极？

沃尔夫冈·霍尔：与阿伦特强调的“积极生活”对等的概念就是“思辨生活”，后者意味着撤出公众生活，自己孤独地生活在哲学世界。阿伦特告诉我们在一个公共的世界里应该如何行动。这个行动也包含很多方面，比如判断和评判，即作为公民来讲，我们如何形成自己的观点。一方面我们要行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从公共生活里撤回来，思考和评判现在发生的事，考虑它接下来会怎么样。这种撤出，并不是撤回哲学的孤独当中，而是要和其他的观察者一起进行多元化的思考。阿伦特强调，我们公民要有行动的兴趣，你要意识到行动是非常必要的，它是你思索的前提，只有行动才能赋予你的思索新的意义。阿伦特也强调，我们通过这种思索，才能去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Titel: Das „Arendt-Handbuch“ ab sofort erhältlich**

《阿伦特手册》即将出版

**Zitat:** Die chinesische Ausgabe der Publikation „Arendt-Handbuch“ wird erscheinen. In diesem Buch werden die Theorien der deutsch-amerikanischen Intellektuellen Hannah Arendt systematisch vorgestellt. Auf Einladung des Goethe-Instituts China traf sich Wolfgang Heuer, einer der Herausgeber des Buchs, am 19. Januar mit Pekingern Lesern, und diskutierte mit Chen Wei, Professor der Abteilung fü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 an der Renmin Universität China, über das Thema „Warum lesen wir heute Hannah Arendt?“.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张君荣）一部系统介绍德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思想的著作《阿伦特手册》中文版即将出版。1月19日晚，应歌德学院（中国）的邀请，该书作者之一、德国政治学家沃尔夫冈霍尔在京与读者见面，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陈伟等学者，就“今天为什么研究阿伦特”做主题讨论。

《阿伦特手册》由柏林政治学家沃尔夫冈霍尔、贝恩德海特尔和斯特凡妮·罗森姆勒合著，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阐释了铸造汉娜阿伦特思想的哲学、政治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介绍了阿伦特的生平传记，还展示了时代风貌、阿伦特的重要著作中心思想，以及各主要著作间的联系。

霍尔除了在柏林从事教学活动外，还负责国际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网络杂志 hannaharendt.net 的编辑工作，该网络致力于促进国际上阿伦特政治思想研究的交流。霍尔认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阿伦特被视为局外人，在过去的十年中对她的关注才逐渐的增加。其中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阿伦特的作品里面探讨了很多和德国有关的主题，比如集权主义，大规模、有组织地对犹太人的屠杀行为等。另外，就是阿伦特对政治进行了重新解读。因此，二战以后的第三代人中，许多学者对阿伦特思想的兴趣非常浓厚。

陈伟介绍，阿伦特思想的哲学来源有三个。一方面是对西方传统的一种批评，它的来源还包括她早期的奥特思丁影响。第二个来源是法国政治思想，阿伦特认为，“生”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生是指新生命，第二个生是参与政治生活，第三个层面的生，就是人的思想理论的不断更新。



陈伟认为，阿伦特思想对公共事物的热忱、对美德的弘扬，和传统中国所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阿伦特她是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偏见，解放思想，具有独立思考的思想家。她不属于二十世纪政治哲学流派中的任何一派，反对任何形式的流派和思维，这种独立思考的行为非常重要。

长期以来，阿伦特到底属于哲学家、政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并没有形成共识。霍尔介绍，在德国的很多大学当中，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开设有关阿伦特思想的课程，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对她进行分类。霍尔发现，阿伦特的著作当中，引用了很多文学比喻和图像，这就说明，阿伦特对思辨式的生活进行一个新的定义，认为思辨式的生活不能闭门造车，思辨者不能成为被社会隐退的人。

最后，霍尔介绍了《阿伦特手册》的使用方法。霍尔说，阿伦特的作品当中有超过了五十多个概念，比如劳动、生产，行动，还有政治以及文化等等，她的概念梳理也都是在这本阿伦特的手册当中。《阿伦特手册》把阿伦特的每一部作品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介绍和梳理，阅读这本书就像在电话簿里面查询电话号码一样。

**Titel: Das „Arendt-Handbuch“ erlaubt es dem Leser, sich wie in einem Telefonbuch einen schnellen Einblick in ihr Werk zu verschaffen.**

标题：“《阿伦特手册》就像电话簿一样让读者可以迅速了解阿伦特”

**Zitat:** In Wirklichkeit ist Arendt nicht ganz leicht zu lesen und zu verstehen. Die gerade erschienene chinesische Übersetzung des „Arendt-Handbuch“ könnte man als Kompass zum Lesen und Verstehen des Arendtschen Denkens begreifen. Das von den Berliner Politikwissenschaftlern Wolfgang Heuer, Bernd Heiter und Stefanie Rosenmüller herausgegebene Handbuch ist wie ein Nachschlagewerk gegliedert: Anhand einer kurzen Biografie illustriert es Arendts Philosophie, ihren politischen und literarischen Hintergrund und ihr Wirken. Es stellt alle ihre wichtigen Werke vor, listet die für ihr Denken relevanten Schlüsselworte auf und beschreibt, welchen Einfluss Arendt auf Philosophen der nachfolgenden Generationen ausübte und wie ihre Philosophie die aktuellen Diskussionen in d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 mitprägt.

澎湃新闻记者 邢春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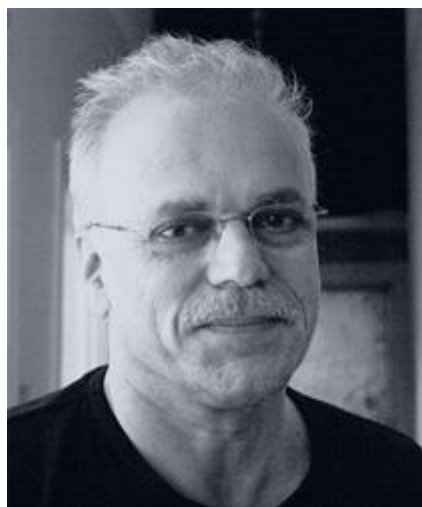


《阿伦特手册》中文版

近年来，阿伦特一直是国内文化界研究的热点，从《极权主义的起源》到随后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人的境况》、《反抗“平庸之恶”》等，阿伦特的代表著作都已在国内翻译出版。

事实上，阿伦特并非是那么容易理解和好读，刚刚翻译成中文出版的《阿伦特手册》可以看成是阅读和理解阿伦特思想的一本指南，它由柏林政治学者沃尔夫冈·霍尔、贝恩德·海特尔和斯特凡妮·罗森姆勒共同主编，以工具书的体例，以简短传记的方式，描述了阿伦特哲学、政治和文学的背景和状况，全面介绍阿伦特所有的重要著作，罗列其思想活动中的关键词，并阐释了阿伦特对后代哲学家的影响和对当今政治哲学议题的贡献。

今年1月27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汉娜·阿伦特对奥斯维辛、大屠杀的解读成为战后反思二战的重要的文献，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概念至今依然有效。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前夕，《阿伦特手册》编者之一的沃尔夫冈·霍尔正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访学，在上海期间，霍尔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沃尔夫冈·霍尔

### 父母一辈德国人不愿提及历史，因为不想谈自己的过错

**澎湃新闻：**今年的1月27日是奥斯维辛解放70周年，400万人遭到屠杀，其中90%为犹太人。作为德国人，您如何看待奥斯维辛？

**霍尔：**奥斯维辛集中营不仅是把人集中和隔离起来，而且还对他们惨无人道地灭绝。就像二战期间的其他集中营一样，奥斯维辛的唯一目的是实施大屠杀，它是纳粹党试图消灭整个犹太民族的象征。当我第一次在照片和电影中看到集中营里那些死去的尸体时，我吓坏了。当时我才十四五岁，从小在一个经济进步、社会稳定的环境里长大，一切都很美好幸福，但是突然间，德国的过去就这样呈现在眼前。

就像其他人一样，我的父母也没有对我谈起这段往事。人们不想说，是因为有的人曾经是纳粹党人，有的人曾经因为幻想支持过纳粹政权，还有人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对被纳粹迫害的人们施以援手。他们不想谈论自己的罪恶和过错。

不过，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开始讨论过去和曾经发生的事实，讨论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本该因璀璨的文化遗产而自豪的国家，发生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文明

和强盗同时存在！战后出生的我们这一代，并不为出生前的事感到罪恶，但是我们有责任，因为它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发生在我们的政治共同体中。



艾希曼接受审判

**澎湃新闻：**汉娜·阿伦特参加了艾希曼审判，她提出了“平庸之恶”概念，你怎么看阿伦特对艾希曼审判的解读？

**霍尔：**对阿伦特来说，奥斯维辛是用工业化方式进行种族灭绝的象征，这种方式以前从未出现过。现代社会让这种新形式的大规模杀戮成为可能，因为现代社会用工业化方式生产商品，有高水平的劳动分工和大规模的工人和失业者，而他们却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推卸责任。艾希曼是组织大屠杀的理想人选，他是优秀的工作人员，渴望用最好的方式完成工作，并且完全地不负责任，完全没有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没有个人独立的判断。

艾希曼审判表明，艾希曼没有变态人格，反而像许多纳粹领导人一样完全正常，这一点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大审判时得到心理学家的证实。这引起了不少流言蜚语。普通人在没有任何缺陷、没有任何憎恨或愤怒的情绪下，却能犯下大屠杀的罪行。我们更喜欢罪犯像怪兽一样拥有怪异的行为，这样才容易理解。因此，科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证明艾希曼是不正常的，尝试证明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并不存在，证明他是一个愤怒的反犹分子。

的确，艾希曼是个反犹分子，阿伦特在书中忽视了这一点。但艾希曼首先是一名优秀的工作人员，在纳粹统治之下，反犹太主义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完整迅速地实现意识形态的目标，消灭其他人，消灭病人，实现统治世界的目的。



艾希曼接受审判现场

### 编《阿伦特手册》是为让人更好理解她

**澎湃新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阿伦特研究感兴趣的？她的观点中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霍尔：**我在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研究阿伦特，当时我很偶然地将法国作家的一篇文章翻译成德语，里面引用了阿伦特书中的文字，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她的思想与我那个时代的观点是相矛盾的，当时的主流研究领域是德国的过去，以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政治。但是我感觉阿伦特在试图与读者对话，这让我很着迷。当时，阿伦特只出版了几本书和一些文章，这对于研究她的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后来我找到了一些引用她观点的论文，这些论文出自很多专家之手，也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观点，虽然中间我转向研究其他领域，但是后来又回头来研究阿伦特。

她的思想中最吸引我的是“行动理论”，可以描述成“集体行动”或“行动的乐趣”，它不像政治一样苦难重重、涉及管理或互相争斗，而是一起做一些事情，一起合作创造新的东西，它不是暴力，却充满力量。

**澎湃新闻：**这本《阿伦特手册》可以看成是一本工具书吗？怎么会想到为阿伦特写本手册或者指导书？

**霍尔：**在德国，有一些用其他语言编写的关于阿伦特的入门书，也有传记，但为了更好地了解她，我们认为有必要编写一本手册，就像词汇书和电话簿一样简单易懂，对她的每本书、每一个概念，以及人物关系做简单介绍，以便人们快速、深入地了解她的作品。我的一些学生也一起做了很多研究，得到了阿伦特的很多细节信息。这本书花了大概 3 年时间，总共有 35 个作者，有科学家和科研同事，有老有小，所以花的时间比较长。

**澎湃新闻：**某种意义上，这本手册也是一本人物传记，书中有不少阿伦特的生平介绍。

**霍尔：**在这本书之前，已经有很多介绍阿伦特思想的书，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1980 年代写的《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就是一本很好的传记，介绍了阿伦特的生平和作品。她从阿伦特朋友和同事处获得了一些信息，并且研究了阿

伦特的著作，这是最广为人知的阿伦特传记。多年来，我们与德国、美国的一些学者一起合作，交流观点：为什么阿伦特这么想？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观点？对于不同的主题，我们咨询了相应领域的专家，有人是人权方面的专家，有人擅长阿伦特的著作，有人研究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等等。

### 阿伦特是在处理政治和普通人的关系

**澎湃新闻：**汉娜·阿伦特在过去十多年中，一直是知识界的热门名字，从未过时，为什么会这样？

**霍尔：**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民主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政治，政治不仅是议会和政党的事，也涉及每一个普通人，我觉得阿伦特就是在处理政治和普通人的关系，我们都是公民，我们时刻都在接触政治，对社会中发生的事情都有责任。

**澎湃新闻：**您会完全认同阿伦特的观点吗？

**霍尔：**我觉得她的绝大多数观点都令人信服，唯一有点复杂的是，她描写了针对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她对公民权利做了区分，区分自我和他人的权利，她称之为“积极歧视”。当然我也认同，我们不能被迫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但是在公共生活中，我不赞成歧视，但是她赞成，她说，让一些社团只对白人开放，一些只对犹太人开放，一些只对黑人开放。但是这在现实中行不通，因为这样区分，就意味着社会中存在歧视。所以这是个很复杂的任务，这样太不道德了。

**澎湃新闻：**您认为阿伦特哲学思想的起源来自哪里？

**霍尔：**阿伦特拥有独立的哲学思考形式和乐趣，过去的学习生涯给了她启蒙，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都是她的导师，海德格尔像一个诗人哲学家，阿伦特对通过解读来思考问题的方式很着迷。从雅斯贝尔斯那里，她获得了民主思想和思考的责任，两种思想对她来说都很重要，也影响了她很多。

阿伦特从海德格尔那儿学会了重读经典文本，重新定义概念，发展自己的思想概念，将思考看成重新解读和发现世界的过程。至于她和海德格尔的个人关系，阿伦特对海德格尔很痴迷，但他有很多学生，她不是他的唯一，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是一个奇怪的人，包括他的政治观。

海德格尔认为思考是一种有生命力的行为，阿伦特用“出生”的概念来反击他，她批评海德格尔“哲学家应该沉思，就像死去一样”的概念，她说不，“出生”的概念很重要，我们永远拥有重新开始的可能性，人有两次出生，第一次是生理意义上的“出生”，参与政治生活则是人的“第二次出生”。在阿伦特看来，沉思是用来评价行为，而不是产生行为。由此可以看出，阿伦特的思想超出了哲学和政治学。



汉娜·阿伦特

### 当前社会仍存在极权主义的因素

**澎湃新闻：**《极权主义的起源》是阿伦特最重要的思想著作，在您看来，阿伦特所认为的极权主义因素有哪些？

**霍尔：**在她的书里面，不仅写到了极权主义，还特别写到了极权主义发生之前的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她说极权主义的根源来自非极权主义社会，而导致极权主义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现代化带来的未解决的问题，涉及民主、权利、法律等，每个公民都要有相同的公民权，法定权利和政治权利。少数族裔的区别只是文化上的区别，不能变成政治区别，与这个相关联的是自然主义，在她看来，现代化社会的自然主义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你属于哪个国家，其实更重要的是你拥有怎样的公民权利，所以多数族裔或者某个国家统治了其他国家，这些理论在她的书中有描写。

第二则是，民族主义为阶级社会向大众社会转变提供了方法和途径，一战后德国的犹太裔人迷失了方向，变得孤立，思想的基础被打破，这一点在她的书中多有描述。

**澎湃新闻：**阿伦特在研究极权主义运动和政府的机构、组织和运作时，集中分析了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形式，极权主义是否也永远成为历史？

**霍尔：**她认为，极权主义的要素来自非极权社会，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在我们目前的社会有没有极权主义的要素。我们现在仍然有不少问题涉及少数民族权利、人权、民主、公民权利等，全球各地仍然有民族主义等问题，还新形式

的宗教运动，虽然一些不涉及宗教问题，但有人将其看成统一意识形态的方式，所以，这些现象都和以前很相似。我认为，我们要理解这些形式，并且想想如何避免极权主义发生。

**澎湃新闻：**阿伦特称现代社会一大批“孤独”“无力”、自感“多余”的人，形成了极权主义暴政产生的土壤。现代社会也充斥着孤独、自感无力的人，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其他因素，这是否也是极权主义可能再次发生的土壤？

**霍尔：**在现在这样一个不关心政治的消费社会，有很多独立隔绝的个体，但是阿伦特对隔离和孤独做了区别。孤独意味着社会凝聚力丧失，因此人们对新的思想方向很欢迎，思想越简单，就对人们越有说服力和煽动力。事实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似乎给那些停止不前的社会中迷失方向的年轻人、或者富裕国家受到歧视的少数群体灌输了他们的思想。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想。1920年代是纳粹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而马克思和穆罕默德都没有错，只是他们的思想被误用了。在欧洲，我们目睹了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崛起，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当下是否有新极权主义的危险。但是阿伦特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及其起源的探究，而且在于对政治的定义。如何防止我们的文明社会被破坏？我们必须意识到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防止极权主义再度兴起的最好方式。

**澎湃新闻：**《阿伦特手册》中提到，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论述超越了左右，怎么理解？

**霍尔：**欧洲传统中，有左派和右派之分，保守派不希望改变世界，认为权力来源于政府，左派则希望将一切社会化，他们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阿伦特的思想既推崇强大的政府力量，又受到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影响。她认为在公民社会或者共和政体中，人们可以参与政治或实现自治，人们都有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性。所以阿伦特的思想不左也不右，而是共和民主，不认为多数可以否决少数，而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尽管多数统治，但是共和政体保护每个人的权利。

### 阿伦特的观点超越了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

**澎湃新闻：**阿伦特强调公共性，批评自由主义，那么，能否以集体主义来概括阿伦特的政治思想？

**霍尔：**我认为阿伦特的思想超越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东方的集体主义，在两者之间。她认为，所有的现象如自由、政治、权力、政权、暴力等，都没有本质，没有抽象的自由，自由只存在于人们的集体行动中。所以她的观点不是西方的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也不是东方社会主义者所推崇的集体主义，是超越两者的，可以称之为“共同事务”或“公共空间”。

**澎湃新闻：**您认为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对现在的世界格局有哪些具体的现实启示？

**霍尔：**举个例子吧，比如，一个巴西学生研究阿伦特思想一年后，又回来了，他成为了巴西的精英，成为了外交部长和文化部长，他成为巴西在WTO上



的代表。他此前就读于圣保罗大学法律系，经常将阿伦特的观点融于思考。德国绿党以及公共生活中的很多人，有时也提到阿伦特，所以我认为阿伦特是一种影响力，鼓励人们团结在一起，对我们的政治命运负责。

**澎湃新闻：**阿伦特曾批评美国消费主义，以著名的比喻来描述现代社会“功能化”的趋势。她说：像其他妇女一样，我也喜欢用皮鞋后跟往墙上钉钉子，这是鞋后跟起了锤子的作用，根据功能主义的理解，我是否应该叫我的鞋后跟为锤子呢？阿伦特对消费主义的观点与马克思一致吗？

**霍尔：**在研究极权主义要素时，阿伦特学习了很多马克思的观点，所以阿伦特对消费主义的观点和马克思很接近，阿伦特反对消费主义。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政治不存在，未来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每个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政治将化为乌有。但是阿伦特不同意，她说没有政治我们无法生活，政治不仅是阶级的产物，而且也是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条件。

**澎湃新闻：**阿伦特以“代议性”来描述政治中的判断，有句名言是：政治生活中，没有真理，只有意见。对于她的这一观点，您怎么解释？

**霍尔：**这让我们免于互相争斗，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真理，那是谁赢呢？但是如果说，每个人只有对生活的意见，那么我们可以判断哪一种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尽管如此，彼此还是有冲突和争议，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解读。所以，我们有真理，但是我们必须有对政治观点的解读。

**澎湃新闻：**有学者认为，阿伦特的理论是强调“美”的价值，她的政治理论是一种“政治美学”。政治生活就象审美一样，它一方面追求公共性，追求他人的同意，另一方面，它是纯粹的唯美的活动，与其他经济、社会活动截然分开。您认同吗？

**霍尔：**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层面：首先，阿伦特区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经济涉及生活必需品，社会则与生活方式、兴趣爱好和个人取向有关，而政治涉及公共福利、自由、责任和公正。其次，当阿伦特在思考如何评判政治的时候，她从康德的《批判力判断》中找到了答案，她称之为“康德的隐蔽政治理论”。

康德区分了“归类”和“反思判断”。“反思判断”涉及判断艺术时的单一性，不能被归类到统一标准意义下的美或者丑。阿伦特将此运用到政治中，所以我们在判断每一件事时也是如此，没有客观的好或者坏。她也据此评价德国非纳粹党人对希特勒的看法。她认为，他们没有考虑新型的灾难，反而将未知的新极权主义运动归类到大众所知的旧极权主义形势下。不过，阿伦特对康德“反思判断”的运用，并不意味着她持有“政治美学”，尽管在政治行为中有美学因素存在。

**澎湃新闻：**您看过电影《汉娜·阿伦特》吗？您觉得电影内容与阿伦特生平相符吗？

**霍尔：**是的，我看过，电影对阿伦特生平的描述基本符合实情。很高兴看到导演和主演都做了很多研究，他们看了她的书并且和她的朋友接触过。在电影中扮演阿伦特的女星巴巴拉·苏科瓦，做了很多哲学方面的研究。她说，我可以扮演一个银行女员工，一个女管家，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扮演一个哲学家。所以后来她做了很多准备和练习，学会怎样像哲学家一样思考。每个了解阿伦特的人都说很不错，我很高兴看到这不是一部糟糕的电影。除此之外，电影故事情节也很棒。

**Titel: Hannah Arendt neu lesen**

标题: 重温汉娜·阿伦特

柏林大屠杀纪念馆附近有一条小街，名叫“汉娜·阿伦特”，它与 1945 年在盟军的炸弹下化为瓦砾、后来重建的勃兰登堡门仅有一街之遥。1933 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纳粹冲锋队的游行队伍正是从勃兰登堡门通过，以庆祝希特勒上台掌权。之后，为了抵抗纳粹极权，整个欧洲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作为研究极权主义的哲学家、历史学家，阿伦特的名字出现在大屠杀纪念馆和勃兰登堡门之间，是一种沉默的提醒：抵抗遗忘。

2015 年 1 月 27 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 70 周年，我们有理由重温阿伦特的思想。“我们都在某个时刻作为新来者到达这个世界”，阿伦特认为，关于人的出生这一事件，就蕴含着无尽的希望。在阿伦特去世 40 年之后，我们谈论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其理由并非仅仅是她指认了 20 世纪的纳粹极权的结构与罪恶，更可以是她对人怀有的那种切实的爱。详见 B02-B05 版·主题

**Titel: Wolfgang Heuer im Gespräch: Würde ist das letzte Machtmittel der Machtlos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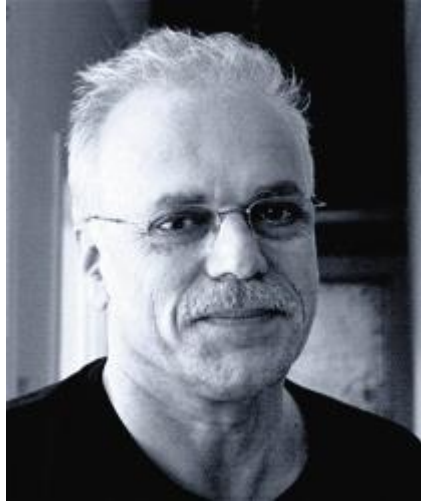
标题: 对话沃尔夫冈·霍尔: 尊严, 是无权者最后的权力

**Zitat:** Seit Beginn des neuen Jahres ist die vom Goethe-Institut geförderte chinesische Übersetzung des „Arendt-Handbuch. Leben und Wirkung“ im Buchhandel erhältlich. Dieses von den Berliner Politikwissenschaftlern Wolfgang Heuer, Bernd Heiter und Stefanie Rosenmüller herausgegebene Werk weist einige Stärken auf: Der Leser findet darin nicht nur schnell Informationen über Arendts Werk, sondern es erlaubt ihm auch, sich in den sehr diversen von ihr berührten Wissensgebieten zu orientieren. Die für dieses Handbuch ausgewählten Aufsätze machen auch die vielfältigen Perspektiven deutlich, aus denen die Forscher sich dem Werk Arendts nähern, und bilden einen repräsentativen Querschnitt durch ihr Werk.









沃尔夫冈·霍尔  
(Wolfgang Heuer)

生于 1949 年，阿伦特研究专家，任教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奥托-苏尔政治  
科学研究院，汉娜·阿伦特在线网站总编。



## 《阿伦特手册》

编著者：沃尔夫冈·霍尔(Wolfgang Heuer)、贝恩德·海特尔(Bernd Heiter)、斯特凡妮·罗森穆勒(Stefanie Rosenmüller)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1月

近年来，阿伦特的作品《共和的危机》、《极权主义的起源》、《责任与判断》、《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中文版相继出版或再版。需要指出的是，阿伦特的思想体系非常复杂，向各个方向抽枝蔓延，她对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进行了新的定义与解释，理解阿伦特并不容易。

新年伊始，由歌德学院资助翻译的《阿伦特手册》面世。这本书由柏林政治学者沃尔夫冈·霍尔、贝德恩·海特尔和斯特凡妮·罗森姆勒编著完成，其方便之处，不仅在于读者能够便捷地获取阿伦特著作的相关信息，而且还有助于在其涉猎广泛的领域中找到准确的定位。该手册所收录的论文，也足以体现各类阿伦特研究者的丰富视角及其广泛的代表性。

沃尔夫冈·霍尔提醒说：“阅读《阿伦特手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阅读阿伦特的原著，因为它们可以不断激发令人称奇或引发质疑的思考。”就他个人而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偶然中与阿伦特的作品相遇，他便被吸引至今，“你总是可以在想象中与她交谈，向她询问对当下事件的看法。她全部的魅力就在于此，始终吸引你以全部的心智去与她对话。”

### 谈阿伦特的作品 唤醒人们作为人的责任感

新京报：你是在什么时候与阿伦特及其思想相遇的？有什么特别的契机？

霍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其中包含一些翻译工作。有一天，读到一篇文章，其中一个脚注，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来自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为了更好地把握内容，我专门去找了这本书，结果就打开了一扇进入阿伦特世界的门。

《极权主义的起源》就其探讨的主题而言，是深刻而丰富的，而且充满对话意味，你似乎可以跟阿伦特直接争论。阿伦特在前言中说：“这本书在写作



时所针对的背景是，轻率的乐观态度和轻率的绝望。我认为进步和毁灭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都属于迷信，而不属于信念。”我们当时也沉浸在这种轻率中。

二战后数十年西欧盛行乐观主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又把人们推入绝望中；民族社会主义令人绝望，自由主义很脆弱，而共产主义看起来有诱人的亮色。阿伦特在这本书中为我做了清晰鲜活的辨识，它是一本实用的辨别新型政治体制的指南，使我发现自己对社会生活持有的判断是多么轻率。

新京报：你在演讲中说，二战以后的第三代人，对阿伦特的兴趣非常浓厚，是否跟他们的生活处境有关？你在大学担任教授时，就你观察而言，德国现在更年轻的孩子们，对阿伦特的关注兴趣在哪里？

霍尔：每一代人都带着自己的需求与使命。

就西欧而言，二战之后的第三代人，身处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宽松的政治环境，他们在世俗化（现代化）过程中成长起来，很少受思想史的影响。前面几代人在渴求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把改善的希望放在社会革命之上，负重的社会追求自由。到他们这一代，生活回归到正常轨道上，革命已经缺乏现实感缺乏诱惑，而他们需要处理的是自由的另一面，责任。

阿伦特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唤醒人们作为人的责任感，她对责任的阐述，涵盖了个人存在的意义，也包括对政治本质的思考。在阿伦特那里，政治多少带有理想色彩，本质上是人们共享这个世界的方式。公民的政治参与，与人之存在意义相关联。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没有勇气在公共领域以行动展示自己，这样的处世姿态，会威胁自我存在的意义，使自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与此同时，弃世界于不顾，忽略其他人的存在，对生存利益与人身自由的追求，也会变得无意义。

我认为，追求独立思想，积极的政治参与，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勇气，这些都是阿伦特获得年轻人青睐的原因。

谈阅读阿伦特 需要主动摆脱不思考的诱惑

新京报：但你也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阿伦特在欧洲被视为局外人，其原因是什么？

霍尔：阿伦特的思考，是直面 20 世纪的政治危机的，两次世界大战，俄国与德国极权政治的兴起，冷战以及后极权主义……对人类文明构成了难以跨越的挑战。对外战争、对内的压迫，或者人为制造的灾难……这些都构成人类尴尬的历史。而普通人来不及审视过往的历史，更来不及去理解、去与那些黑

暗的事实相处。比如，在德国，纳粹的极权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这段历史是如此沉重，令人不安，出于人性的脆弱，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承受纳粹时代的记忆，所以绕道而行，参透法西斯的阿伦特也就随之被绕开了。

阿伦特是一位追随自己思考活动的思想家，她的目光无比犀利，要阅读她，就得承担一个任务，不是对智力和知识的要求，而是对思考能力的要求：主动摆脱不思考的诱惑，终止使用陈词滥调，拒绝不假思索接受外来的观念，识别谎言与空话。显然，这个任务并不轻松。

另外，阿伦特对世界有着一种理解的热情，她认为，理解刚刚发生的事情，意味着审视和承担这些危机压给我们的负担——既不否认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压下卑躬屈膝，而是要坦然地、专心地面对它、抵抗它。这种热情并非一直都存在人们身上。

### 谈“平庸的恶” 没有人能真正抵御

新京报：“平庸的恶”，这可能是阿伦特最广为人知的概念，也是被用得最多的概念，你自己个人会如何使用“平庸的恶”？

霍尔：平庸的恶，这个概念一直是有争议的。它是阿伦特用来描述纳粹头目艾希曼的一个词。1961年，他担任《纽约客》特约记者，前往耶路撒冷，去报道以色列对艾希曼的审判。艾希曼曾是纳粹政权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600万犹太人经他的手丧生。在看了整个审判过程后，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不是什么杀人恶魔，他只是一颗纳粹政权里的螺丝钉，因为足够平庸，不会思考，而成为出色的螺丝钉，严格执行组织的命令。

反对者提出，艾希曼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也是活跃积极的，他非常热情地追求纳粹体系中被认为有价值的更高的职位。但阿伦特指出的思考是指不依赖外在的价值体系，独立思考我要成为怎样的人，我正在做什么，我面对的是怎样的世界。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并且强调专业化的社会，个人非常容易被淹没，无论是社团、组织还是公司，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要求个人作为更大集体的一小部分发挥作用。所以，平庸的恶，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你只要想想，自己是否曾经为了获得某个集体的认同而努力，不依靠自己的判断，通过认定外在规则，有章可循地去做事情？这样的经验大家都不陌生。

事实上，阿伦特不相信存在某一类型的人能抵御平庸的恶，她寄希望于人的多样性，独特的个人以其行动投射出光亮，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惯式和行动逻辑。她说，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仍然有权利期待某种启明。

谈怀疑者 他们才是真正可靠的人

新京报：在阿伦特的作品中，我们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内容：谈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能力抵御“平庸的恶”的人？

霍尔：是的，在阿伦特的著作当中她并没有针对我们作为人的养成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案。如果非要寻找答案，可以去看《黑暗时代中的人们》，这本书中，她对那些善于思考的人有非常细致的分析。

她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因为一个能够判断善恶的人，不一定有能力不作恶，纳粹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最早屈服于纳粹体制的，恰恰是那些正派体面阶层的成员，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他们是属于那种教养极好、道德素养很高的人群。让阿伦特惊讶的，不是道德的溃败，而是他们为何如此轻易地用一套价值体系替换另一套价值体系？不要忘了，艾希曼也能背诵看起来很高尚的道德格言。

阿伦特说，希特勒时代受尊敬阶层那种全面的道德溃败，会使我们明白，道德规范和标准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变，坚持规范和标准的人们反而是不可靠的，真正可靠的是那些怀疑者，因为他们习惯省察事物并自己做决定。

确实，在阿伦特那里，你找不到关于道德标准的内容，找不到关于人的养成的内容。她强调的是，在危机中，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人不会寻求规则和律令，只会说：我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我绝对不会做任何有辱我自己的事情，也绝不会做我的记忆不能承受的事情。简而言之，我不能做某件事，因为假设一旦做了这个事情，我就再也不能够“自重”，这与周围人共同认同的习惯习俗无关。而“自重”，恰恰是无权者的最终的权力。

谈“黑暗时代” 公共领域被遮蔽，黑暗就降临了

新京报：“黑暗时代”，也是阿伦特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按照你的说法，黑暗不仅存在于那些权力高度集中充满暴力的时代，更是存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停止独立的思考，世界就黯淡下来？

霍尔：阿伦特认为，没有人可以完全认识他自己，因为没有人像显现给别人那样显现给自己。所以，人确认自我，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公共生活中通过行动彰显自己。这也是阿伦特定义政治的基点。

但是，总有那么一些时代，人们停止思考，不再互相交流对世界的看法，不再公开谈论公共事务，而是退回到私人领域，隐蔽地生活，这样公共领域被遮蔽，黑暗就降临了。因此，黑暗时代的形成，并不是由于道德败坏，并不是由于恶的行为，甚至也不是由于极权主义的新的邪恶；只要人们避开或无视中间状态的公共性空间，就已构成了黑暗的时代。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阿伦特赞美公共领域，强调积极生活，认为公共领域的私人面孔更智慧更优雅，她同时也强调从公共领域撤退的自由。

谈阿伦特之爱 唯一的爱，是爱“人”

新京报：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把她为阿伦特写的传记，取名为《爱这个世界》(For Love of the World)，你是如何理解阿伦特之爱的？

霍尔：扬·布鲁尔是阿伦特的学生，对阿伦特的思想而言，她是一个很好的诠释者，她用厚厚的一本传记来诠释何谓阿伦特的爱。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大概不能通过简述完成。

阿伦特的博士论文在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指导下完成，《奥古斯丁爱的理念：一种哲学解读的尝试》，于1929年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在柏林出版，那时她已经开始关注爱的理念以及它可能对人类交际产生的影响。完成《极权主义的起源后》，阿伦特于1958年推出了她的另一部作品《人的条件》，“从最新的经历和近期的恐惧出发，对人类境况再思考”，她自己将此书作为“爱这个世界”的表达。

还有一段话，来自阿伦特与友人的书信，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阿伦特的爱，她说：“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种爱，就是爱人。”

谈今日之阿伦特 她在学术象牙塔之外发光

新京报：阿伦特的思想体系非常复杂，向各个方向抽枝蔓延，很难归于一类，我想知道，在德国的高等院校课程中，阿伦特占据了一个怎样的位置？

霍尔：是的，阿伦特的思想非常复杂，她思考的很多问题，至今仍在向人们发问，所以，不同国家的人们带着不同的问题去寻找阿伦特，比如，美国带着共和的危机，拉美对独裁政权的抵抗，德国带着对公民参与的渴求……

把阿伦特的作品分到哪一个科或者哪一类，一直都有不同的意见，她到底属于哲学家，还是政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大家都没有形成一个共识。阿伦特在概念的界定与运用上往往与众不同，她的思考路径总是与那些更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不同。在德国的很多大学当中没有设置关于阿伦特的课程，因为没有办法对她进行分类。

阿伦特经常被学院派、各种政党、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阵营所孤立，但她拥有广泛的读者，大家都期待从她那里获得其他地方难得的洞察。这恰恰说明了阿伦特的品质。她不是安居于学术象牙塔中的学者，她的身份，更像是公共知识分子，关切周身所在的世界，面对现实，分析具体环境和历史关头的人们，寻找人们经历中没有先例的新事物，随时给出她自己的判断，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 ■ 链接

### 汉娜·阿伦特的重要作品

谈及汉娜·阿伦特的思想，《极权主义的起源》无疑最让人难忘。这本书于1951年出版，是阿伦特全部著作中版本最多的一部。美国政治哲学家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说，如果为这部书写个小传，展示其酝酿、产生、发展以及(持续至今)人们对它的反应，就能从中窥见20世纪前半叶的政治史在后半个世纪是如何被理解的。

关于纳粹极权，我们会想起这些内容：人性的扭曲、道德的崩溃、有组织的大规模犯罪、血腥与暴力……阿伦特生前也承认自己是在痛苦、恐惧和愤怒中完成了《极权主义的起源》。而几年之后，阿伦特在写给雅斯贝斯的信中说：“认真地去爱这个世界，我开始得实在太晚了。”她把自己于1955年完成的《人的条件》一书作为是在政治理论上“爱这个世界”。

经历过极端的恐惧之后，阿伦特还是相信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相信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在人之生存的极端情境中，人的灵魂深处仍有不灭的光。而守护自我内在的光，正是每个人须对自己负责的事，她苛刻地要求每个人都过那种经过省察的人生，并以她一辈子的努力，来构建一种关于人的哲学：我们怎样思考，我们怎样行动，才能有尊严地过一生。

事实上，阿伦特并不认为，铭记过去就能避免重蹈覆辙，而迅速遗忘也并非不可饶恕，重要的是独立的思考与判断。她在《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一文中说：“不管发生其他什么事情，只要活着，我们就必须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而自问：“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我是否还能容忍我自己？”在任何时刻都至关重要。

采写 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感谢《阿伦特手册》译者之一寇瑛女士担任采访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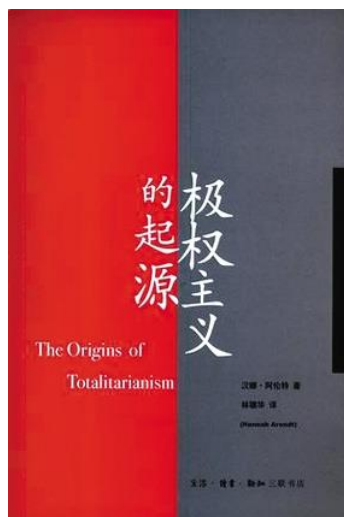
编辑：戴玉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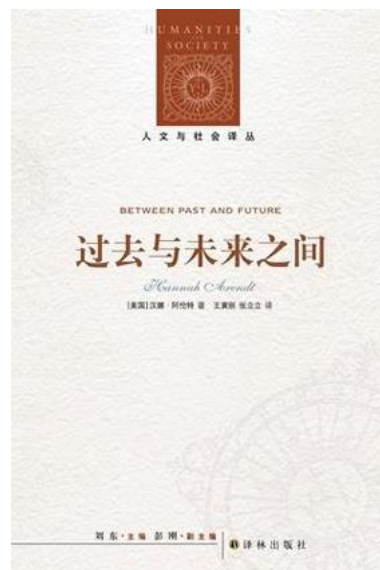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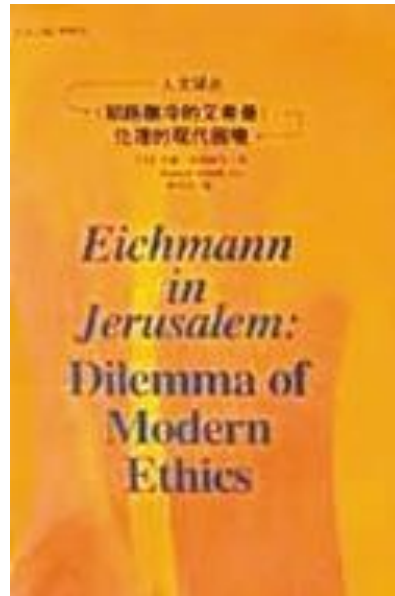
## Titel: Arendt: Wächterin über eine verlorene Welt

标题: 阿伦特: 失落世界的守望者

**Zitat:** Der 27. Januar ist der Jahrestag der Befreiung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Auschwitz - Grund genug, das Denken der Philosophin und Historikerin Hannah Arendt zu würdigen, deren Werk der Erforschung des Totalitarismus gewidmet ist. Arendt ist nicht nur deswegen so wichtig, weil sie die Struktur und Verbrech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m 20. Jahrhundert aufgedeckt hat, sondern vor allem auch, weil sie für andere Menschen eine sehr lebbare Liebe hegte.

1月27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我们有理由重温研究极权主义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思想。谈论阿伦特为何重要，其理由并非仅仅是她指认20世纪的纳粹极权的结构与罪恶，更可以是她对人怀有的那种切实的爱。







汉娜·阿伦特出生于德国，在 1933 年为逃避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离开故土，曾作为无国籍者漂泊在异国他乡多年，最终她到达美国，在那里得以度过她生命的后来时光。她是 20 世纪声名卓著的政治思想家，因为她是女性，也更加引人注目。

她的成名作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她引起广泛争议的则是她参与纳粹战犯审判而撰写的长篇报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不过，哲学家们更喜欢她的《人的境况》。两年前，德国人拍摄了纪实性电影《阿伦特》，纪念她不凡的人生，向阿伦特致敬。这种“待遇”在政治思想家中，是不多见的。

在今天的中国，对阿伦特的兴趣与日俱增。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公共阅读领域，阿伦特的名字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起。据说阿伦特最初是作为海德格尔的情人被介绍给中国学人的。其实，阿伦特的爱情故事，并不比其他人的初恋更精彩。一方面，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被马堡大学三十来岁的已婚教师海德格尔“激情思考”的魅力所折服。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是青年阿伦特的才思迷倒了海德格尔。这段注定无果的恋情持续了不到一年，阿伦特在无限的惆怅中决定放手，转学至海德堡大学，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今天，人们心目中的阿伦特多半已不再是浪漫师生恋中的大一女生，而是一位具有极大勇气和一流心智的政治思想家。

阿伦特在中国的传播，与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和学习相连。然而，因为她的著作涉及对苏联体制的严厉检讨，她的著作的译介就不免姗姗来迟。就在十年前，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只有台湾有中译本。阿伦特著作的陆续翻译出版，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情。

□陈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 一个思想者只有在生命终结之时才停止思考

阿伦特的著作，阅读起来不无难度。她的著作，很有些独特的地方。

首先，阿伦特十分注重概念的区分和辨析。概念区分意在辨析不同的现象。无论是阿伦特的时代还是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界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概念的混用，这种混用与强权相结合，就会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的口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正是这种混用的写照。奥威尔还提到极权社会里热衷于不断制造“新话”（新的词语）。“新话”让人远离了现实，让人沉浸在迷醉状态中，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

其二，阿伦特特别注重对人们生活中新现象的辨析。阿伦特认为，学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过去来比附新出现的事物，无视新现象真正的本质。比如说人们在暴政、僭主制的意义上去看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这便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而阿伦特则用“极权主义”来描述二十世纪出现的新政体——纳粹政体以及与之相类、有着相同本质、旨在确立意识形态统治的政体。

第三，阿伦特注重对政治经验的深度体悟。阿伦特反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它们用抽象干瘪的数据、图表拉开了人们与现实政治经验的距离，让学者成了冷血动物。统计数字中的死亡人数，不如眼前的一具尸体对人有震撼力。以社会科学家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希特勒与英雄人物发挥着相同的统治功能，具有相同的本质，而普通的公民彼此之间也没有独特性可言。

最后，阿伦特的著作是不成体系的，往往不导向明确的结论。阿伦特曾经说：“如果我的记忆力足够好，我一个字都不会写。”她非常推崇苏格拉底，她自称她所有的作品都是她思路展开过程的记录，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思想家。思考问题的方法，阿伦特称之为理解。阿伦特经常提到一个比喻，名为珀涅罗珀之网（a Penelope's web），意为一个人织网而第二天早上又把网拆开重新编织。思想活动正是如此，思想不是设计好了的有着明确起点与终点的连续剧。阿伦特在她的《精神生活》的卷首语引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述什么是思考。思考不会给我们带来解决问题的方案，也不会产生什么新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一个思想者只有在他生命终结之时他才停止思考。

在劳动动物充斥的现代世界，她提醒人们关注行动

行动是实践中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阿伦特将行动同劳动和制作区分。“制作”是古希腊的术语，主要用于描述手工业活动。劳动、制作、行动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清楚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交换。人在劳动中受制于自然，劳动要不违农时。制作的特点是人按照目标或蓝图去创造有形物品，例如一张桌子，便是制作的结果。这个过程中人不是被动的，但他只是部分地获得了自由，其特点是有明确的目标和手段。制作活动的典型形象是古希腊的工匠，劳动的典型是种地的农民。

行动则另有千秋。阿伦特著作中的行动概念，前后并不统一。有时指开启新局面、不可预先知道的举动，例如英雄壮举，有时指公共政治生活中公民的言行。在第二个意义上，行动与古希腊城邦政治相联系。参与广场上政治活动的公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像劳动那样受自然必然性的约束，也不像制作活动受目的和手段逻辑的支配。

很多政治理论犯的错误，便是按照制作的逻辑去描述政治活动，以为从政就是要按图纸创造一个理想国度。第一个犯这个错误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柏拉图批评匠人营国，实际上他就是按照制作的逻辑来谈政治，他的思维正是匠人思维。在柏拉图那里，芸芸众生就是原材料，制作一个好的城邦，要去掉一些人，擦干画布。这就是制作者的逻辑。柏拉图批评行动，看不起公民之间意见的交流。柏拉图主张，意见是普通公民持有的，是无意义的，业余的，经不起推敲的，没有知识含量的，哲学家则不同，他们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走出，从“洞穴”中走出，时刻盯着真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没有讨论，没有公民大会，真理让讨论变得多余。柏拉图是城邦的敌人，阿伦特描述的政治生活以城邦生活为原型，现代人失去了这种生活。阿伦特讲的行动生活是自由人的活动，人是一个具有言说能力的动物，人应当被允许到公共论坛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声音需要被他人听到。阿伦特说：“政治生活中，没有真理，只有意见。”政治生活源于人的“多样性”这个事实，那就是“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多样的人，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政治行动要和行为相区分。行为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核心话语，行为的特点是可以预期，而行动的特点是不可预期，人参与政治活动，我们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做什么；人能够做出的不可预期的言和行的能力，被称为行动能力。

而所谓行为，则是人经过长期的驯化(极权主义赤裸裸的强制，或现代社会无形的驯化)而成，比如说现代礼仪课程，便是致力于教你一套标准的行为规范，它排除了任何自由发挥的东西。阿伦特说，行为主义兴起的危害不在于它的荒谬，而在于它符合现代社会的特点，人已变得可以预期。在现代世界，只有在革命发生的时候才会有政治行动，行动是自由人的事情。

行动不能孤立地发生，它是具有政治性的活动。劳动可以一个人去进行，制作可以一个人去完成，行动则需要他人的在场，需要他人的见证，行动者发言需要别人来聆听。阿伦特指出，在古希腊人眼里，一个人由家庭领域跨入公共领域是非常神圣的事，奴隶、妇女、外邦人没有这样做的资格。它又需要足够的勇气。行动出现在不同的行动者面前，行动者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一群人走到一起，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公共空间。阿伦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她说，一群人围坐在一起，中间会放一个桌子，桌子就好比公共空间，它联系着每一个人，又把他们彼此隔开，如果有一种魔法让桌子消失，我们就会感到困窘、尴尬。公共空间既是联系我们的东西，又是把我们彼此隔开的东西。而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正是通过各种途径破坏公共空间，实现其对个人绝对的宰制。

极权社会不允许人们自由集会。为什么这么害怕自由集会呢?因为几个人在一起就有可能形成公共空间，形成共同行动的力量，这种共同行动的力量就是政治权力。按照阿伦特的思路，权力是一群人共同行动的能力。我们彼此是单独的人，由于围坐在一起而形成了公共空间，形成权力。政权的本质就是此种权力。阿伦特说，少数人形成的权力组织，可以控制一个规模极大的国家，因为他们拥有“共同行动的力量”。

阿伦特的最终目的，指向的是世界

不过，阿伦特的最终目的，指向的不是行动，而是世界，这个失落的此岸世界。阿伦特倡导伟大的行动，这当然不错。然而，阿伦特同时对行动的危险保持着警惕。在这个意义上，她的理论表达出的是对世界的担忧。阿伦特认为，现时代的根本问题，不在于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我的疏离，而在于人与世界的疏离。世界对我们变得陌生，变得不宜居，或者说，我们在世界中已无如在家中的感觉。

阿伦特讲的“世界”有独特的意涵，它不是日常中文中所说的地理意义上的全球，而是在描述一种文明现象。讲“世界”的时候，阿伦特是在讲什么呢?重要的一点，是在讲对自然与人为(或人造物)关系的思考。自然和人为的区分仍然是古希腊传统的一种做法。阿伦特在讲自然和人为的时候，她是在描述，人能够做什么，还有人的活动要受哪些限制。“自然”在阿伦特这里，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自由领域的一种力量。

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阿伦特界定的极权主义本质上是自然力量对人的支配。极权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一种超越于人的力量，支配了所有的人，包括极权社会的领袖在内。在纳粹那里，它是种族进化的规律。种族的划分是以自然的语言来描述的。种族是生物学中的一个词。你是犹太人是因为你生下来就是这样子，而不是说你入了某个国籍，成了某个地方的公民。

把极权主义描述为自然力量对人的支配，人对于外在于己的力量的屈服，这种描述非常独特。在极权社会里，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他违反了哪条人为法，而是说他生得不对，他生下来就是犹太人，由此就必须被消灭，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恐怖所在。这里支配一切的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由不得自己，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也由不得自己。

阿伦特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极权主义，这一点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自然法、自然权利理论的推崇者，把自然当做法宝，当成一个非常崇高的东西去看。在阿伦特这里，自然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它是阿伦特长期研读康德的结果。康德有个名言就是人为自身立法。这就是说人要主宰自己的事务。康

德有非常著名的共和思想。康德讲，一个魔鬼的民族都可以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政体，如果他们有足够智慧。就是说，人不需要太伟大、太崇高，不需要英雄人物的领导，就能够为自己创立一个文明世界。人造的世界在阿伦特这里是非常重要的。独善其身不可取。面对人世间的罪恶与血腥，阿伦特反问：我们难道就这样视而不见吗？

阿伦特并不赞同现代国家制度，但是她暗示了现代国家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对立。阿伦特指出，在民族国家解体的地方极权主义运动兴起了，在民族国家构建得非常好的地方则没有极权主义。阿伦特相信事在人为。她相信人们通过自己信守承诺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信任达成契约，可望构成一个公共世界。

这个世界有两个维度，一方面，它是一个法律体系，体现法治精神。它确保每个人的活动空间，阿伦特比喻说，法就像大厦一样，其中的每一个房间就是我们自由活动的范围，如果没有这个法把这个大厦撑起来，我们的自由空间就不复存在。第二个维度，阿伦特所讲的世界是人类文明成果所组成的世界，特别是人类制作活动的产品所组成的世界。这和很多反思现代性的理论家是非常不同的。很多反思现代性的理论家讴歌的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讲的是人与自然有机融为一体，这些都不是阿伦特的思想。阿伦特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开始建造居所，制作工艺品、摆设等等。如果把这个都否定掉了，人就变成了动物。

### 阿伦特批判各种“主义”式思维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落实到个人，指向的是一种意涵丰富的公民理论。阿伦特的公民理论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独裁政体中的个人责任问题。这尤其见于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讨论中。在现代世界，如何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叫做公民和资产者。资产者是一种人，公民是一种人。阿伦特说，当一个社会到处都是资产者(或者市侩)时，极权主义运动的土壤就形成了。资产者的特点是非政治化，不参与政治，只追求财富的增加，对政治漠不关心。公民的特点则是要承担公共责任，要在适当的时候发声，要付出努力、做出实际的行动来创建、维持公共家园，要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那种正义感和勇气。这种公民具有古典色彩，却不是古希腊公民的复活，因为他可以是兼职公民。

参与政治生活是古希腊公民生活的全部，但不是阿伦特主张的公民要过的生活的全部。遗憾的是，现代社会资产者充斥，公民寥若晨星，对公共责任有关怀的人甚少。这就很危险。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人生活在极其暴虐的独裁政体或以恐怖为本质的极权政体下，普通民众有没有责任，又需要以何种方式、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阿伦特对极权政体中个人责任的反思，每每令人愧疚

。为了肉体的保存与安全，有几人能勇敢地向纳粹的屠刀说“不”呢？集中营中坐以待毙的犹太人，便是明证。

阿伦特充满激情的文字启迪了很多人。她启迪了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启发了共和主义的复兴，启发了激进民主理论的发展。然而，并不存在所谓的阿伦特学派。只有固守某种教义的封闭小圈子，才会展现出明显的学派特色，而阿伦特从根本上拒斥这样的做法。

思考是高度个体化的事情，是人与外在世界调适的努力，阿伦特从不认为思考是哲学家的专利。实际上，职业哲学家并不比常人更具有判断力。海德格尔教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谄媚，表明他和平庸的艾希曼在某些方面差不多，他们皆不具有恰当的判断力。阿伦特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学会思考，她称我们应当如同锻炼身体一样，经常锻炼我们的思考能力。思考是一个人内心分饰二角，在我与“自己”之间展开的无声的对话。阿伦特由苏格拉底这一思考者的范型出发，似欲表明思考对于一个人拒绝作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苏格拉底宁愿忍受被人冤枉，也不愿意对别人施以不义，因为他一旦做坏事，他就不能与内心那个“自己”如朋友一样地友好共处了。

阿伦特批判各种“主义”式思维，认为那是对人的头脑的束缚，是人失去思考能力的标志。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让人失去了现实感，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意识形态分子之于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诚如夏虫不可语冰。不过，学人还是给阿伦特赠以主义的头衔，如共和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这多少体现了人们不太愿意真正聆听她的教导。大概失去了“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坐标，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理解一个思想家。或者说，我们不想让事情变得复杂，我们想简单快速地对一个人的立场进行辨析。这是可悲的，是人懒于思考的体现。

阿伦特，失落世界的一位守望者，于无声处，她的文字如同黑夜中的光亮，让人们从绝望中看到一丝希望。诗人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求光明！”

B01 2015年1月31日 星期六出版  
新京报 www.bjnews.com.cn

# 书评 周刊

WEEKLY

阅读·需要·主张

## 重温汉娜·阿伦特

柏林大屠杀纪念馆附近有一条小街，名叫“汉娜·阿伦特”，它与1945年在盟军的炸弹下化为瓦砾、后来重建的勃兰登堡门仅有一街之遥。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纳粹冲锋队的游行队伍正是从勃兰登堡门通过，以庆祝希特勒上台掌权。之后，为了抵抗纳粹极权，整个欧洲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作为研究极权主义的哲学家、历史学家，阿伦特的名字出现在大屠杀纪念馆和勃兰登堡门之间，是一种沉默的提醒：抵抗遗忘。

2015年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我们有理由重温阿伦特的思想。“我们都在某个时刻作为新来者到达这个世界”，阿伦特认为，关于人的出生这一事件，就蕴含着无尽希望。在阿伦特去世40年之后，我们谈论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其理由并非仅仅是她指认了20世纪的纳粹极权的结构与罪恶，更可以是对人怀有的那种切实的爱。 详见B02-B05版·主题



责编 姜妍 图编 黄月 美编 顾乐晓 责校 赵琳 付志斌



对话柏林政治学者沃尔夫冈·霍尔

## 尊严,是无权者最后的权力

近年来,阿伦特的作品《共和的危机》、《极权主义的起源》、《责任与判断》、《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中文版相继出版或再版。需要指出的是,阿伦特的思想体系非常复杂,向各个方向抽枝蔓延,她对很多我们可以为常的概念进行了新的定义与解释,理解阿伦特并不容易。

新年伊始,由歌德学院资助翻译的《阿伦特手册》面世。这本书由柏林政治学者沃尔夫冈·霍尔、贝德恩·海特和斯特凡妮·罗森姆勒编著完成,其方便之处,不仅在于读者能够便捷地获取阿伦特著作的相关信息,而且还有助于在其涉猎广泛的领域中找到准确的定位。该手册所收录的论文,也足以体现各类阿伦特研究者的丰富视角及其广泛的代表性。

沃尔夫冈·霍尔提醒说:“阅读《阿伦特手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阅读阿伦特的原著,因为它们可以不断激发令人称奇或引发质疑的思考。”就他个人而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偶然中与阿伦特的作品相遇,他便被吸引至今,“你总是可以在想象中与她交谈,向她询问对当下事件的看法。她全部的魅力就在于此,始终吸引你以全部的心智去与她对话。”



谈阿伦特的作品

### 唤醒人们作为人的责任感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与阿伦特及其思想相遇的?有什么特别的契机?

霍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其中包含一些翻译工作。有一天,读到一篇文章,其中一个脚注,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来自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为了更好地把握内容,我专门去找了这本书,结果就打开了一扇进入阿伦特世界的门。

《极权主义的起源》就其探讨的主题而言,是深刻而丰富的,而且充满对话意味,你似乎可以跟阿伦特直接争论。阿伦特在前言中说:“这本书在写作时所针对的背景是,轻率的乐观态度和轻率的绝望。我认为进步和毁灭是同枚硬币的两面,它们都属于迷信,而不属于信念。”我们当时也沉浸在一种轻率中。

二战后数十年西欧盛行乐观主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又把人们推入绝望中;民族社会主义令人绝望,自由主义很脆弱,而共产主义看起来有诱人的亮色。阿伦特在这本书中为我做了清晰辩证的辨析,它是一本实用的辨别新型政治体制的指南,但我发现自己对社会生活持有的判断是多么轻率。

新京报:你在演讲中说,二战以后的第三代人,对阿伦特的兴趣非常浓厚,是跟他们他们的生活处境有关?你在大学担任教

授时,就你观察而言,德国现在更年轻的孩子们,对阿伦特的关注兴趣在哪里?

霍尔:每一代人都带着自己的需求与使命。就西欧而言,二战之后的第三代人,身处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宽松的政治环境,他们在世俗化(现代化)过程中成长起来,很少受思想史的影响。前面几代人在渴求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把改善的希望放在社会革命之上,负重的社会追求自由。到他们这一代,生活回归到正常轨道上,革命已经缺乏现实感缺乏诱惑,而他们需要处理的是自由的另一面,责任。

阿伦特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唤醒人们作为人的责任感,她对责任的阐述,涵盖了个人存在的意义,也包括对政治本质的思考。在阿伦特那里,政治多少带有理想色彩,本质上是人们共享这个世界的方式。公民的政治参与,与人之间存在意义相关联,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没有勇气在公共领域以行动展示自己,这样的处世姿态,会威胁自我存在的意义,使自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与此同时,弃世界于不顾,忽略其他人的存在,对生存利益与人身自由追求,也会变得无意义。

我认为,追求独立思想,积极的政治参与,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勇气,这些都是阿伦特获得年轻人青睐的原因。

谈阅读阿伦特 需要主动摆脱不思考的诱惑

新京报:但你也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阿伦特在欧洲被视为局外人,其原因是什么?

霍尔:阿伦特的思考,是直面20世纪的政治危机的,两次世界大战,俄国与德国极权政治的兴起,冷战以及后极权主义……对几类文明构成了难以跨越的挑战。对外战争,对内的压迫,或者人为制造的灾难……这些都构成人类尴尬的历史。而普通人来不及审视过去的历史,更来不及去理解,去

与那些黑暗的事实相处。比如,在德国,纳粹的极权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这段历史是如此沉重,令人不安,出于人性的脆弱,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承受纳粹时代的记忆,所以绕道而行,参透法西斯的阿伦特也就随之被绕开了。阿伦特是一位追随自己思考活动的思想家,她的目光无比犀利,要阅读她,就得承担一个任务,不是对智力和知识的要求,而是对思考能力的要求;

主动摆脱不思考的诱惑,终止使用陈词滥调,拒绝不假思索接受外来的观念,识别谎言与空话。显然,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另外,阿伦特对世界有着一种理解的热情,她认为,理解刚刚发生的事情,意味着审视和承担这些危机压给我们的负担——既不否认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压下卑躬屈膝,而是要坦然地、专心地面对它,抵抗它。这种热情并非一直都存在人们身上。

谈“平庸的恶” 没有人能真正抵御

新京报:“平庸的恶”,这可能是阿伦特最广为人知的概念,也是被用得最多的概念,你自己个人会如何使用“平庸的恶”?

霍尔:平庸的恶,这个概念一直是很有争议的。它是阿伦特用来描述纳粹头目艾希曼的一个词。1961年,他担任《纽约客》特约记者,前往耶路撒冷,去报道以色列对艾希曼的审判。艾希曼曾是纳粹政权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600万犹太人经他的手丧生。在看了整个审判过程后,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不是什么杀人恶魔,他只是一颗纳粹政权里

的螺丝钉,因为足够平庸,不会思考,而成为出色的螺丝钉,严格执行组织的命令。

反对者指出,艾希曼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也是活跃积极的,他非常热情地追求纳粹体系中被认为有价值的更高的职位。但阿伦特指出的思考,是指不依赖外在的价值体系,独立思考我要成为怎样的人,我正在做什么,我面对的是怎样的世界。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并且强调专业化的社会,个人非常容易被淹没,无论是社团、组织还是公司,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要求个人作为更大集体的一小部分发挥作用。所

以,平庸的恶,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你只要想想,自己是否曾经为了获得某个集体的认同而努力,不依靠自己的判断,通过认定外在规则,有意或无意地去做事情?这样的经验大家都不陌生。

事实上,阿伦特不相信存在某一类型的人能抵御平庸的恶,她寄希望于人的多样性,独特的个人以其行动投射出光亮,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惯式和行动逻辑。她说,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仍然有权利期待某种启蒙。

(下转B03版)



(上接 B02 版)



## 谈怀疑者 他们才是真正可靠的人

新京报：在阿伦特的作品中，我们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内容：谈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能力抵御“平庸的恶”的人？

霍尔：是的，在阿伦特的著作当中她并没有针对我们作为人的养成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案。如果非要寻找答案，可以去看《黑暗时代中的人们》，这本书中，她对那些善于思考的人有非常细致的分析。

她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因为一个能够判断善恶的人，不一定有能力不作恶，纳粹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最早屈服于纳粹体制的，恰恰是那些正派体制内的成员，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他们是属于那种教养极好，道德素养很高的人群。让阿伦特惊讶的，不是道德的溃败，而是他们为何如此轻易地用一套价值体系替换另一套价值体系？不要忘了，艾希曼

也能背诵看起来很高的道德格言。

阿伦特说，希特勒时代受尊敬阶层那种全面的道德溃败，会让我们明白，道德规范和标准能够在一天之间改变，坚持规范和标准的人们反而是不可靠的，真正可靠的是那些怀疑者，因为他们习惯于观察事物并自己做决定。

确实，在阿伦特那里，你找不到关于道德标准的内容，找不到关于人的养成的内容。她强调的是，在危机中，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人不会寻求规则和律令，只会说：我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我绝对不会做任何有辱我自己的事情，也绝不会做我的记忆不能承受的事情。简而言之，我不能做假事，因为假设一旦做了这个事情，我就再也无法做“自重”，这与周围人共同认同的习惯习俗无关。而“自重”，恰恰是无权者的最终的权力。

## 谈“黑暗时代” 公共领域被遮蔽，黑暗就降临了

新京报：“黑暗时代”，也是阿伦特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按照你的说法，黑暗不仅存在于那些权力高度集中中充满暴力的时代，更是存在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只要我们停止独立的思考，世界就黯淡下来？

霍尔：阿伦特认为，没有人可以完全认识他自己，因为没有人像显现给别人那样显现给自己。所以，人确认自我，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公共生活中通过行动彰显自己。这也是阿伦特定义政治的基点。

但是，总有那么一些时代，人们停止思考，不再互相

交流对世界的看法，不再公开谈论公共事务，而是退回到私人领域，隐蔽地生活，这样公共领域被遮蔽，黑暗就降临了。因此，黑暗时代的形成，并不是由于道德败坏，并不是由于恶的行为，甚至也不是由于极权主义的新的邪恶；只要人们避开或无视中间状态的公共性空间，就已构成了黑暗的时代。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阿伦特赞美公共领域，强调积极生活，认为公共领域的私人面孔更智慧更优雅，她同时也强调从公共领域撤退的自由。

## 谈阿伦特之爱 唯一的爱，是爱“人”

新京报：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把她为阿伦特写的传记，取名《爱这个世界》(For Love of the World)，你是如何理解阿伦特之爱的？

霍尔：扬·布鲁尔是阿伦特的学生，对阿伦特的思想而言，她是一个很好的诠释者，她用厚厚的一本传记来诠释何谓阿伦特的爱。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大概不能通过简述完成。

阿伦特的博士论文在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指导下完成，《奥古斯丁爱的理念：一种哲学解读的尝试》，于1929年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在柏林出版，那时她已经开始关注的理念

以及它可能对人类际产生的影响。完成《极权主义的起源》后，阿伦特于1958年推出了她的另一部作品《人的条件》，“从最新的经历和近期的恐惧出发，对人类境况再思考”，她自己将此书作为“爱这个世界”的表达。

还有一段话，来自阿伦特与友人的书信，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阿伦特的爱，她说：“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种爱，就是爱人。”

## 谈今日之阿伦特 她在学术象牙塔之外发光

新京报：阿伦特的思想体系非常复杂，向各个方向抽枝蔓延，很难归于一类，我想知道，在德国的高等院校课程中，阿伦特占据了一个怎样的位置？

霍尔：是的，阿伦特的思想非常复杂，她思考的很多问题，至今仍在向人们发问，所以，不同国家的人们带着不同的问题去寻找阿伦特，比如，美国带着共和的危机，拉美对独裁政权的抵抗，德国带着对公民参与的渴求……

把阿伦特的作品分到哪一个科或者哪一类，一直都有不同的意见，她到底属于哲学家，还是政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大家都没有形成一个共识。阿伦特在概念的界定与运用上往往

与众不同，她的思考路径总是与那些更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不同。在德国的很多大学当中没有设置关于阿伦特的课程，因为没有办法对她进行分类。

阿伦特经常被学院派、各种政党、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阵营所孤立，但她拥有广泛的读者，大家都期待从她那里获得其他地方难得的洞察。这恰恰说明了阿伦特的品质。她不是安居于学术象牙塔中的学者，她的身份，更像是公共知识分子，关切周身所在的世界，面对现实，分析具体环境和历史关头的人们，寻找人们经历中没有先例的新事物，随时给出她自己的判断，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 链接

## 汉娜·阿伦特的重要作品

谈及汉娜·阿伦特的思想，《极权主义的起源》无疑最让人难忘。这本书于1951年出版，是阿伦特全部著作中版本最多的一部。美国政治哲学家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说，如果为这部书写个小传，展示其酝酿、产生、发展以及(持续至今)人们对它的反应，就能从中窥见20世纪前半叶的政治史在后半个世纪是如何被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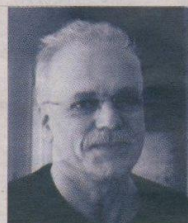
关于纳粹极权，我们会想起这些内容：人性的扭曲、道德的崩溃、有组织的大规模犯罪、血腥与暴力……阿伦特生前也承认自己是在痛苦、恐惧和愤怒中完成了《极权主义的起源》。而几年之后，阿伦特在写给雅斯贝斯的信中说：“认真地去爱这个世界，我开始得太晚了。”她把自己于1955年完成的《人的条件》一书作为是在政治理论上“爱这个世界”。

经历过极端的恐惧之后，阿伦特还是相信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在人之生存的极端情境中，人的灵魂深处仍有不灭的光。而守护自我内在的光，正是每个人须对自己负责的事。她苛刻地要求每个人都过那种经过省察的人生，并以她一辈子的努力，来构建一种关于人的哲学：我们怎样思考，我们怎样行动，才能有尊严地过一生。

事实上，阿伦特并不认为，铭记过去就能避免重蹈覆辙，而迅速遗忘也并非不可饶恕，重要的是独立的思考与判断。她在《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一文中说：“不管发生其他什么事情，只要活着，我们就必须和自己生活在一起。”而自问：“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我是否还能容忍我自己？”在任何时刻都至关重要。



《阿伦特手册》  
编著者：沃尔夫冈·霍尔 (Wolfgang Heuer)、贝恩德·海特 (Bernd Heiter)、斯特凡妮·罗森穆勒 (Stefanie Rosenmüller)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1月



沃尔夫冈·霍尔 (Wolfgang Heuer)  
生于1949年，阿伦特研究专家，任教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奥托-苏尔政治科学研究所，汉娜·阿伦特在线网站站编。

B02-B03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感谢《阿伦特手册》译者之一寇瑛女士担任采访翻译)

# 阿伦特:失落世界的守望者

汉娜·阿伦特出生于德国,在1933年为逃避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离开故土,曾作为无国籍者漂泊在异国他乡多年,最终她到达美国,在那里得以度过她生命的后来时光。她是20世纪声名卓著的政治思想家,因为她是女性,也更加引人注目。

她的成名作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她引起广泛争议的则是她参与纳粹战犯审判而撰写的长篇报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不过,哲学家们更喜欢她的《人的境况》。两年前,德国人拍摄了纪实性电影《阿伦特》,纪念她不凡的人生,向阿伦特致敬。这种“待遇”在政治思想家中,是不多见的。

在今天的中国,对阿伦特的兴趣与日俱增。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公共阅读领域,阿伦特的名字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起。据说阿伦特最初是作为海德格尔的情人被介绍给中国学人的。其实,阿伦特的爱情故事,并不比其他人的初恋更精彩。一方面,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被马堡大学三十来岁的已婚教师海德格尔“激情思考”的魅力所折服。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是青年阿伦特的才思迷倒了海德格尔。这段注定无果的恋情持续了不到一年,阿伦特在无限的惆怅中决定放手,转学至海德堡大学,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今天,人们心目中的阿伦特多半已不再是浪漫师生恋中的大一女生,而是一位具有极大勇气和一流心智的政治思想家。

阿伦特在中国的传播,与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和学习相连。然而,因为她的著作涉及对苏联体制的严厉检讨,她的著作的译介就不免姗姗来迟。就在十年前,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只有台湾有中译本。阿伦特著作的陆续翻译出版,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情。

□陈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 一个思想者只有在生命终结之时才停止思考

阿伦特的著作,阅读起来不无难度。她的著作,很有些独特的地方。

首先,阿伦特十分注重概念的区分和辨析。概念区分意在辨析不同的现象。无论是阿伦特的时代还是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界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概念的混用,这种混用与强权相结合,就会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的口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正是这种混用的写照。奥威尔还提到极权社会里热衷于不断制造“新话”(新的词语)。“新话”让人远离了现实,让人沉浸在迷醉状态中,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

其二,阿伦特特别注重对人们生活中新现象的辨析。阿伦特认为,学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过去比附新出现的事物,无视新现象真正的本质。比如说人们在暴政、僭主制的意义上去看待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这便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而阿伦特则用“极权主义”来描述二十世纪出现的新政体——纳粹政体以及与之相类、有着相同本质、旨在确立意识形态统治的政体。

第三,阿伦特注重对政治经验的深度体悟。阿伦特反对

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它们用抽象干瘪的数据、图表拉开了人们与现实政治经验的距离,让学者成了冷血动物。统计数字中的死亡人数,不如眼前的一具尸体对人有震撼力。以社会科学家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希特勒与英雄人物发挥着相同的统治功能,具有相同的本质,而普通的公民彼此之间也没有独特性可言。

最后,阿伦特的著作是不成体系的,往往不导向明确的结论。阿伦特曾经说,“如果我的记忆力足够好,我一个字都不会写。”她非常推崇苏格拉底,她自称她所有的作品都是她思路展开过程的记录,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思想家。思考问题的方法,阿伦特称之为理解。阿伦特经常提到一个比喻,名为珀涅罗珀之网(a Penelope's web),意为一个人织网而第二天早上又把网拆开重新编织。思想活动正是如此,思想不是设计好了的有着明确起点与终点的连续剧。阿伦特在她的《精神生活》的卷首语引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述什么是思考。思考不会给我们带来解决问题的方案,也不会产生什么新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一个思想者只有在他生命终结之时他才停止思考。

## 在劳动动物充斥的现代世界,她提醒人们关注行动

行动是实践生活中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阿伦特将行动同劳动和制作区分。“制作”是古希腊的术语,主要用于描述手工业活动。劳动、制作、行动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清楚的。劳动是人自然之间的能量交换。人在劳动中受制于自然,劳动要不违农时。制作的特点是按照目标或蓝图去创造有形物品,例如一张桌子,便是制作的结果。这个过程中人不是被动的,但他只是部分地获得了自由,其特点是有明确的目标和手段。制作活动的典型形象是古希腊的工匠,劳动的典型是种地的农民。

行动则另有千秋。阿伦特著作中的行动概念,前后并不统一。有时指开启新局面,不可预先知道的举动,例如英雄壮举,有时指公共政治生活中公民的言行。在第二个意义上,行动与古希腊城邦政治相联系。参与广场上政治活动的公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像劳动那样受自然必然性的约束,也不像制作活动受目的和手段逻辑的支配。

很多政治理论犯的错误,便是按照制作的逻辑去描述政治活动,以为从政就是要按图纸创造一个理想国度。第一个犯这个错误的人就是大

名鼎鼎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柏拉图批评匠人营国,实际上他就是按照制作的逻辑来谈政治,他的思维正是匠人思维。在柏拉图那里,芸芸众生就是原材料,制作一个好的城邦,要去掉一些人,擦干画布。这就是制作者的逻辑。柏拉图批评行动,看不起公民之间意见的交换。柏拉图主张,意见是普通公民持有的,是无意义的,业余的,经不起推敲的,没有知识含量的,哲学家则不同,他们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走出,从“洞穴”中走出,时刻盯着真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没有讨论,没有公民大会,真理让讨论变得多余。柏拉图是城邦的敌人,阿伦特描述的政治生活以城邦生活为原型,现代人失去了这种生活。阿伦特讲的行动生活是自由人的活动,人是一个具有言说能力的动物,人应当被允许到公共论坛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声音需要被他人听到。阿伦特说:“政治生活中,没有真理,只有意见。”政治生活源于人的“多样性”这个事实,那就是“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多样的人,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下转B05版)

(上接B04版)

政治行动要和行为相区分。行为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核心话语，行为的特点是可以预期，而行动的特点是不可预期。人参与政治活动，我们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做什么；人能够做出的不可预期的言和行的能力，被称为行动能力。

而所谓行为，则是人经过长期的驯化(极权主义赤裸裸的强制，或现代社会无形的驯化)而成，比如说现代礼仪课程，便是致力于教你一套标准的行为规范，它排除了任何自由发挥的东西。阿伦特说，行为主义兴起的危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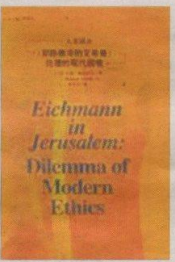
不在于它的荒谬，而在于它符合现代社会的特点，人已变得可以预期。在现代世界，只有在革命发生的时候才会有政治行动，行动是自由人的事情。

行动不能孤立地发生，它是具有政治性的活动。劳动可以一个人去完成，行动则需要他人的在场，需要他人的见证，行动者发言需要别人来聆听。阿伦特指出，在希腊人眼里，一个人由家庭领域跨入公共领域是非常神圣的事，奴隶、妇女、外邦人没有这样做的资格。它又

需要足够的勇气。行动出现在不同的行动者面前，行动者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一群人走到一起，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公共空间。阿伦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她说，一群人围坐在一起，中间会放一个桌子，桌子就好比公共空间，它联系着每一个人，又把他们彼此隔开，如果有一种魔法让桌子消失，我们就会感到困窘、尴尬。公共空间既是联系我们的东西，又是把我们彼此隔开的东西。而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正是通过各种途径破坏公共空间，实现其对个人绝

对的宰制。

极权社会不允许人们自由集会。为什么这么害怕自由集会呢？因为几个人在一起就有可能形成公共空间，形成共同行动的力量，这种共同行动的力量就是政治权力。按照阿伦特的思路，权力是一群人共同行动的能力。我们彼此是单独的人，由于围坐在一起而形成了公共空间，形成权力。权力的本质就是此种权力。阿伦特说，少数人形成的权力组织，可以控制一个规模极大的国家，因为他们拥有“共同行动的力量”。



### 阿伦特的最终目的，指向的是世界

不过，阿伦特的最终目的，指向的不是行动，而是世界，这个失落的此岸世界。阿伦特倡导伟大的行动，这当然不错。然而，阿伦特同时对行动的危险保持着警惕。在这个意义上，她的理论表达出的是对世界的担忧。阿伦特认为，现代的根本问题，不在于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我的疏离，而在于人与世界的疏离。世界对我们变得陌生，变得不宜居，或者说，我们在世界中已无如在家中感觉。

阿伦特讲的“世界”有独特的意涵，它不是日常中文中所说的地理意义上的全球，而是在描述一种文明现象。讲“世界”的时候，阿伦特是在讲什么呢？重要的一点，是在讲对自然与人为(或人造物)关系的思考。自然和人为的区分仍然是古希腊传统的一种做法。阿伦特在讲自然和人为的时候，她是在描述，人能够做什么，还有人的活动要受哪些限制。“自然”在阿伦特这里，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自由领域的一种力量。

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阿伦特界定的极权主义本质上是自然力量对人的支配。极权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一种超越于人的力量，支配了所有的人，包括极权社会的领袖在内。在纳粹那里，它是种族进化的规律。种族的划分是以自然的语言来描述的。种族是生物学中的一个词。你是犹太人是因为你生下来就是犹太人，而不是说你入了某个国籍，成了某个地方的公民。

把极权主义描述为自然力量对人的支配，人对于外在于己的力量屈服，这种描述非常独特。在极权社会里，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他违反了哪条人为法，而是说他生得不对，他生下来就是犹太人，由此就必须被消灭，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恐怖所在。这里支配一切的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一个人不属于什么阶级由不得自己，一个人不是犹太人也由不得自己。

阿伦特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解

极权主义，这一点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自然法、自然权利理论的推崇者，把自然当做法宝，当成一个非常崇高的东西去看。在阿伦特这里，自然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它是阿伦特长期研读康德的结果。康德有个名言就是人为自身立法。这就是说人要主宰自己的事务。康德有非常著名的共和思想。康德讲，一个魔鬼的民族都可以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政体，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就是说，人不需要大伟大、大崇高，不需要英雄人物的领导，就能够为自己创立一个文明世界。人造的世界在阿伦特这里是非常重要的。独善其身不可取。面对人世间的罪恶与血腥，阿伦特反问：我们难道就这样视而不见吗？

阿伦特并不赞同现代国家制度，但是她暗示了现代国家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对立。阿伦特指出，在民族国家解体的地方极权主义运动兴起了，在民族国家构建得非常好的地方则没有极权主义。阿伦特相信事在人为。她相信人们通过自己信守承诺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信任达成契约，可望构成一个公共世界。

这个世界有两个维度，一方面，它是一个法律体系，体现法治精神。它确保每个人的活动空间，阿伦特比喻说，法就像大厦一样，其中的每一个房间就是我们自由活动的范围。如果没有这个法把大厦撑起来，我们的自由空间就不复存在。第二个维度，阿伦特所讲的世界是人类文明成果所组成的世界，特别是人类制作活动的产品所组成的世界。这和很多反思现代性的理论家是非常不同的。很多反思现代性的理论家讴歌的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讲的是人与自然有机融为一体，这些都不是阿伦特的思想。阿伦特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开始建造居所，制作艺术品，摆设等等。如果把这些都否定掉了，人就变成了动物。

### 阿伦特批判各种“主义”式思维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落实到个人，指向的是一种意涵丰富的公民理论。阿伦特的公民理论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独裁政体中的个人责任问题。这尤其见于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讨论中。在现代世界，如何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叫做公民和资产者。资产者是一种人，公民是一种人。阿伦特说，当一个社会到处都是资产者(或者庸俗)时，极权主义运动的土壤就形成了。资产者的特点是非政治化，不参与政治，只追求财富的增加，对政治漠不关心。公民的特点则是要承担公共责任，要在适当的时候发声，要付出努力，做出实际的行动来创建、维持公共家园，要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那种正义感和勇气。这种公民具有古典色彩，却不是古希腊公民的复活，因为他可以是兼职公民。

参与政治生活是古希腊公民生活的全部，但不是阿伦特主张的公民要过的生活的全部。遗憾的是，现代社会资产者充斥，公民寥寥，对公共责任有关怀的人甚少，这就很危险。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人生活在极其暴虐的独裁政体或以恐怖为本质的极权政体下，普通民众有没有责任，又需要以何种方式，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阿伦特对极权政体中个人责任的反思，每每令人愧疚。为了肉体的保存与安全，有几人能勇敢地面对纳粹的屠刀说“不”呢？集中营中坐以待毙的犹太人，便是明证。

阿伦特充满激情的文字启迪了很多人。她启迪了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启迪了共和主义的复兴，启迪了激进民主理论的发展。然而，并不存在所谓的阿伦特学派。只有固守某种教义的封闭小圈子，才会展现出明显的学派特色，而阿伦特从根

本上拒斥这样的做法。

思考是高度个体化的事情，是人于外在世界调适的努力。阿伦特从不认为思考是哲学家的专利。实际上，职业哲学家并不比常人更具有判断力。海德格尔教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谄媚，表明他和平庸的艾希曼在某些方面差不多，他们皆不具有恰当的判断力。阿伦特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学会思考，她称我们应当如何锻炼身体一样，经常锻炼我们的思考能力。思考是一个人内心分饰二角，在我与“自己”之间展开的无声的对话。阿伦特由苏格拉底这一思考者的范型出发，似欲表明思考对于一个人拒绝作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苏格拉底宁愿忍受被人冤枉，也不愿意对别人施以不义，因为他一旦做坏事，他就不能与内心那个“自己”如朋友一样地友好共处了。

阿伦特批判各种“主义”式思维，认为那是对人的头脑的束缚，是人失去思考能力的标志。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让人失去了现实感，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意识形态分子之于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诚如夏虫不可语冰。不过，学人还是给阿伦特赠以主义的头衔，如共和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这多少体现了人们不愿意真正聆听她的教导。大概失去了“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坐标，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理解一个思想家，或者说，我们不想让事情变得复杂，我们想简单快速地对他人的立场进行辨析。这是可悲的，是人懒于思考的体现。

阿伦特，失落世界的一位守望者，于无声处，她的文字如同黑夜中的光亮，让人们从绝望中看到一丝希望。诗人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求光明！”

